



联合国



PROVISIONAL

安全理事会

S/PV.2593
17 June 1985
CHINESE

第二五九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6月17日星期一,上午10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马哈巴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u>成员国</u> : 澳大利亚	霍格先生
布尔基纳法索	齐杜埃姆巴先生
中国	黄嘉华先生
丹麦	格林尼特先生
埃及	阿默尔先生
法国	卢埃先生
印度	维尔马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秘鲁	卢纳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奥乌多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夫伦丘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西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克拉克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 DC2-750室)

85-60625/A

上午11点1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5年5月23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13)

1985年5月23日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22)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进一步报告(S/17242)

主席：根据先前会议上关于本项目所作的决定，我请利比里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科法先生（利比里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先前会议关于本项目所作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和理事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圭亚赫先生（阿尔及利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先前会议关于本项目所作的决定，我请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先前会议关于本项目所作的决定，我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巴巴多斯、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喀麦隆、加拿大、刚果、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圭亚那、海地、匈牙利、印度尼西

亚、牙买加、日本、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波兰、塞舌尔、南非、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南斯拉夫、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代表在安理会议事厅旁边为它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扎里夫先生（阿富汗）、比塞伊赫先生（阿尔及利亚）、万·杜恩先生（安哥拉）、穆尼斯先生（阿根廷）、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莫斯利先生（巴巴多斯）、策林先生（不丹）、卡拉斯科夫人（玻利维亚）、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马西尔（巴西）、茨韦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恩科（喀麦隆）、刘易斯先生（加拿大）、加亚马先生（刚果）、马尔米耶卡先生（古巴）、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切萨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洛顿施莱格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萨莫阿赫先生（加纳）、卡伦先生（圭亚那）、查里斯先生（海地）、弗尔代阿克先生（匈牙利）、库马亚特马贾先生（印度尼西亚）、希勒先生（牙买加）、黑田瑞夫先生（日本）、基普鲁先生（肯尼亚）、阿布勒哈桑先生（科威特）、冯赛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科卡先生（莱索托）、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扎因先生（马来西亚）、高西先生（马耳他）、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尼亚姆多先生（蒙古）、阿勒乌伊先生（摩洛哥）、穆拉吉先生（莫桑比克）、德埃斯科托·布克罗曼先生（尼加拉瓜）、加姆巴里先生（尼日利亚）、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卡夫雷拉先生（巴拿马）、努瓦克先生（波兰）、冈瓦西女士（塞舌尔）、冯·施尔丁先生（南非）、威泽瓦德丹先生（斯里兰卡）、比里多先生（苏丹）、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图克曼先生（土耳其）、奥达卡先生（乌干达）、莫斯菲尔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姆卡巴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黎金中先生（越南）、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戈马先生（赞比亚）和姆德哥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议事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现在安理会将继续审议议程项目上的项目。

我请安理会的成员国注意 S/17272 号文件，那个文件载列了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代表于 1985 年 6 月 13 日给秘书长的信的内容。

第一个发言人是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科罗马先生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科罗马先生（塞拉利昂），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从一开始，在履行它所授予的任务的时候，也就是，保证附属领土上的各国人民行使他们合法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一直认为纳米比亚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今年，在纪念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二十五周年的时候，特别委员会为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和自由而努力的决心更加坚决了。因此，我们要求安理会允许我们就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表明委员会的最新立场。

然而，在我继续说下去之前，我愿代表特别委员会和我本人祝贺阁下你就任安理会本月份的主席，特别委员会以相当的兴趣和希望看待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就任主席，你在这个重要的时刻非常干练地在本组织中代表贵国，因为贵国坚决相信本组织的《宪章》的原则，并勇敢地捍卫不结盟运动的原则。

此外，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与政府对殖民地人民事业的承诺和它们对联合国在非殖化领域里所做的杰出贡献，特别该国是非殖化特别委员会一个模范的成员使我们感到有希望，在你的主持下，纳米比亚人民自由与独立的正义事业将进一步取得进展。

我还要祝贺泰国的甲盛实大使，他十分杰出地主持了上月安理会的工作。我们十分感激并赞赏泰国政府和人民对纳米比亚人民自决与独立正义事业的坚定支持。

纳米比亚局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清楚地表现在世界各个地区的一些部长和高级官员积极地参加本次安理会。安理会目前的一系列会议的确清楚地表明非洲集团成

员、不结盟成员和整个国际社会对目前事态演变的严重关切并加强我们的决心，采取本组织能够采取的一切有效措施来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局面。

南非在纳米比亚和南非问题上公然无视国际社会意愿是对本组织的破坏性侮辱，必须阻止其继续下去，因为这将严重的破坏建立联合国基础的各项原则。

正如安理会成员所知道的那样，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及其剥夺纳米比亚人民自决权利，严重地破坏了其国际职责，南非是应遭到严厉斥责的。同样，由本安理会所制度化的国际社会有义务继续拒绝承认南非所造成的非法局势，拒绝为维持该局势而对南非提供的援助和支持，并立即结束其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

同样，正如安理会成员所知道的那样，非殖化特别委员会上月在突尼斯为纪念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25周年举行了特别全体会议。在对其中心为纳米比亚问题的宣言25周年主题进行广泛审议之后，特别委员会在确保殖民地领土和国家人民能够获得自己自决与独立权利的指导下，一致通过，我要强调是一致通过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定。

在该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决定中，特别委员会特别强调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要对造成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负责，这是由于其坚持不遵守并违反联合国决议与决定、无情使用暴力镇压纳米比亚人民、不断对邻国进行侵略、颠覆和破坏活动、继续破坏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伎俩和向纳米比亚人民强加一个内部解决的罪恶企图的结果。

特别委员会断然拒绝并谴责南非的所有伎俩，南非企图通过旨在维持其对纳米比亚殖民统治而进行的骗人宪法和政治阴谋来实现纳米比亚假独立，其中包括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企图通过所谓多党会议来强加一个内部解决，和建立所谓“临时政府”。

特别委员会深信，任何政治解决纳米比亚的办法都必须基于立即无条件结束南非非法占领领土、南非武装部队的撤出和根据大会第1514(XV)号决议使纳米比

亚人民自由无限制的行使其自决与独立权利。这样，特别委员会要求在没有任何改动、要求或先决条件的基础上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这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可接受的基础。

特别委员会谴责南非同某些其他国家继续进行的军事、和情报领域内的合作，认为这是违反安全理事会在其 1977 年 11 月 4 日通过的第 418(1977)号决议中规定的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措施，特别委员会敦促安全理事会进一步采取措施，扩大禁运的范围以便使其更加有效和全面。

此外，特别委员会建议，安理会对非法占领政权任何拖延伎俩和旨在破坏纳米比亚非法斗争的罪恶阴谋采取果断行动。特别委员会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没有能够有效的履行其在该地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这是由于某些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特别委员会建议，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对整个国际社会要求对南非立即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的一致要求作出积极反映。

所有这些和其他同样重要的建议都载于特别委员会在突尼斯一致通过的决定之中，该决定的全文已作为第 A/AC.109/830号文件散发。我代表特别委员会提议安理会成员认真注意这些建议。我们一再尝试通过理智和在国际水平进行的谈判来实现一个独立、稳定自治、民主的纳米比亚的愿望遭到忽视，更坏的是遭到种族主义政权的嘲笑，这点已经在南非最近对博茨瓦纳所进行的侵略活动中清楚地表明。

作为塞拉利昂的代表，我要说的是，我国政府极其愤慨地获悉南非最近所进行一次无法无天的行为，对博茨瓦纳进行了武装侵略，其结果造成了无辜的男人和妇女的死亡，至少有一个 6 岁的儿童的死亡。塞拉利昂政府强烈谴责这一肆无忌惮的使用武力和南非对本组织一个成员所采取的强盗行为。这种企图恫吓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家，或迫使其投降并接受一个所谓以屈辱条件为基础的不侵略条约的企图是一定会失败的。如果南非认为种族隔离制度和内部和平是相辅相成的或者是可以共存着的话，那么它就是在欺骗自己。此外，南非对独立的非洲所进行的侵略行径和破坏活动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因此，塞拉利昂政府呼吁安理会确保南非停止其非法和侵略性活动。在此范围内，塞拉利昂政府欢迎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和联合王国政府对这些袭击的谴责。应该让南非十分清楚地明白，它非法使用武力是在任何地方也得不到同情的。南非最近对独立和平的博茨瓦纳采取的行动进一步表明，它是不可信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社会成员。此外，它表明，它无意利用和平方式解决它所造成的种族隔离问题。

现在，安全理事会应当采取积极的行动，对南非实行全面经济制裁的计划。与此同时，还应毫不拖延的采取措施，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提供所有可能提供的援助。如果我们不愿使目前的武装斗争恶化成为全面的战争，造成各种严重的后果的话，这至少是我们应当期望的。

最后，请允许我深深感谢不结盟运动成员国提出这一重要的倡议，要求就纳米比亚局势召开本次安全理事会会议。我毫不怀疑，在非统组织成员国的充分合作下，本次安全理事会会议不论通过怎样的决定都将成为恢复纳米比亚人民被长期剥夺的人类尊严和自由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拖延是剥夺的最坏的形式。

最后，我希望感谢有此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审议目前纳米比亚严重局势时发言。

我也要特别向秘书长致意，他做出了不懈努力，以寻求对纳米比亚问题的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感谢他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的个人的承诺。

主席：我感谢关于执行《基于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对我和我国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津巴布韦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坐并发言。

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首先，我最真诚地祝贺你担任6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国代表团相信，你的智慧、经验和广泛的外交技巧将使你成功地主持6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审议工作。

我也同其他在我之前发言的代表一样，感谢你的前任、泰国常驻代表，感谢他胜任和杰出地主持了5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最后，我要感谢你和你的安理会的同事允许我国代表团参加本次就纳米比亚问题举行的辩论。

在今天上午就纳米比亚问题发言之前，我希望提请理事会成员国注意我国政府就上周在博茨瓦纳的加博罗恩发生的流血事件所发表的声明。该文件已由秘书处作为理事会的文件予以散发。

安理会是在对纳米比亚人民来说一个严峻的时刻召开会议的。多年来，纳米比亚人民曾产生过希望，但这些希望都一再破灭了。他们曾听到别人在大肆谈论即将出现突破，但最终却什么也没发生：他们曾听见在非洲的夜空上载着外交家的飞机进境的飞过，但却没有任何结果。他们曾看到自己的领导人和朋友被迫在所谓“亲善会谈”、“执行前会谈”、“穿梭磋商”、“关于谈判的谈判”中做出让步和妥协，但所有这些会谈都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他们曾听到人们在谈论“缓和”、“建设性接触”、“联系的做法”和“平行的做法”，但所有这许许多多的外交上令人无法理解的词藻和几何学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他们至今仍然是一个受着压迫和野蛮对待的民族。纳米比亚依然是被占领着领土。自南非代表英帝国于1915年从德国手里接管纳米比亚以来已经过去了近七十年时间；自从“基于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以来已过去了二十五年。德国的所有前殖民地现在都获得了自由和独立。然而，纳米比亚人民现在依然处于殖民主义和种族压迫的枷锁之下。

我回顾所有这些事件是为了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中的一些国家对纳米比亚人民负有的道义和法律上的义务。安理会中也有一些理事国通过目前和过去的行动和不行动而对纳米比亚的悲剧负有深重的道义责任。许多其他发言者都已强调，国联委任南非代表人类对纳米比亚领土进行的委任统治

已经在后来为联合国大会的第2145(1966)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决议，特别是第269(1969)号决议和国际法院于1971年6月21日提供的咨询意见所取消。

因此，比勒陀利亚在纳米比亚的存在在法律和道义上都是无效的，这一存在是基于匪徒扣留人质的力量。因此，我们应当根据这些事实对在纳米比亚建设所谓临时政府加以判断。所谓的临时政府只是非法的父母的产儿，其本身在定义上就是非法的。非法性只能带来非法的产物。安全理事会在其第439(1978)号决议中特别重申任何：

“……违反上述决议和本决议的权利转移都是无效的。”

(第439(1978)号决议，前言部分第七段)

因此，安全理事会在其主席于1985年5月3日发表的声明中拒绝接受所谓临时政府，认为它是无效的，这是完全适当的。本着同样的精神，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已今年早些时候在新德里召开的特别部长级会议上也谴责和反对比勒陀利亚最近的阴谋活动、认为这是骗人的把戏，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有效性。因此，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在这一点上都不会有含糊之处。

今天在温得和克发生的事件是企图破坏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绝望，是徒劳的。安全理事会必须毫无保留的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这一伎俩。

南非在纳米比亚独立谈判中的行为缺乏坦率和诚实。 它的行为非常虚伪，偏离主题，不诚实、傲慢、顽固和设置障碍。 这就是它在导致通过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从那以来所进行的谈判中的表现。 在1978年在纽约举行的所谓亲善会谈或(穿梭磋商)中，它退出谈判，声称分歧太大，无法进一步进行会谈。 它然后于1978年8月26日实施了臭名昭著的公告，根据这一文件它监禁了数百个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 它随后又派军队进入安哥拉屠杀了库阿马托难民营中成百个手无寸铁的纳米比亚难民。 它绝望地用这些阴谋来破坏谈判。

但是，西南非人民组织坚定沉着地对待所有这些预谋的挑衅，它有计划地打破了南非的各种目标，直至比勒陀利亚无法找到任何理由来剥夺纳米比亚的独立。因此，南非被迫接受载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但是，就在它刚刚接受这一计划后不久，它就在1978年在纳米比亚进行了单方面的假“选举”，破坏了这一决议。 然后，整个斗争的过程又重新开始，至到1980年国际社会认为已经基本上与种族隔离政权作好了交易，让它离开纳米比亚。 于是，联合国呼吁在日内瓦举行一次执行前会议，重新讨论一下载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方式和机构的详细内容。 但不幸的是，不久之后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南非的顽固态度在198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得到了华盛顿某些人的鼓励。 结果，日内瓦会议成了一场闹剧，南非指责联合国有偏见，把这作为它退出会议的不可告人的理由。

不幸的是，比勒陀利亚对来自华盛顿的信息的理解是有根有据的。 因为，当美国新政府在解释其对南部非洲的政策时，它发表了对种族隔离的自辩书。 今天就是所谓的建设性接触政策。 这一战略意图让人们认为是为了在南部非洲各国间实现和平与谅解，并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以“建设性接触”为名，美国新政府迅速地改变了美国政府的全部立场，也就是说，公开告诉南非，其种族隔离制度和邻国的侵略是该区域暴力的根源。

相反，“建设性接触”以一种只能被认为是歪曲了的道义理论第一次把一个压迫性制度的残酷暴力与非暴力的受害者对其进行抵抗所使用的武力相提并论，而前者被国际社会称为是对人类的罪行。我们怎么能够以人类的名义把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行刑队的暴力与大屠杀的受害者的抵抗相提并论呢？把南非对邻国的侵略说成是“保护行动”是对逻辑的可怕的歪曲。从什么时候开始保护一种危害人类的制度化罪行被看做是正当的呢？教训并迫使前线国家和西南非人民组织默认在纳米比亚和南非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存在是不道德的。

除了要嘴皮和绞尽脑汁之外，“建设性接触”还有什么用呢。这一政策没有任何道义基础，也没有产生任何积极的成果。

我们强烈反对这一政策，因为我们相信，自从这一政策问世以来，它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带来了悲剧性的“联系方法”的概念。对南非来说，把纳米比亚独立与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出联系在一起是把它对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占领变成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出乎意料的好机会——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为了保护所谓的西方基督教文明，防止想象中的在南部非洲的苏联人。在这里，一个简单的非殖民化和种族压迫的问题被升级了，获得了全球的意义。现在，南非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目标躲在美国的全球考虑之后。好象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南非推进其种族主义政策的工具。南非小羚羊已经把美国老鹰骗进了他种族主义的陷阱。当美国设法给人一种印象，好象由于美国的政策南非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时，这只老鹰的翅膀被毫无希望的纠缠住了。种族隔离政权只要动一根毫毛就会得到大西洋对岸通过卫星传播的大肆渲染。

在这一个宣传站中，正义被颠倒过来了。在本来只有一个议会的地方建立三个议会，被说成是一种“新制度”，是为了团结南非的人民。同时却轻易的忘掉了这种制度符合种族隔离——分离的理论。这种制度设法吸收印度裔和有色人种社区来加强一个由南非欧洲人少数统治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分裂性战略却被掩盖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强压迫性制度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改革？

前几天在这个大厅中有人告诉我们南非人现在可以自由通婚，这说明正在取得巨大进展。但是这些多种族的夫妇住在哪儿呢？集团住区法禁止丈夫与妻子住在同一地区——当然，他们的孩子们无法与父母的任何一方生活在一起。这是荒唐的。这种诡计能骗得了谁。种族隔离准备在占百分之八十的黑人多数与白人少数之间分享权利。我想指出的是，这不是谁与谁结婚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认为是南非的根本性问题并提出取消所谓的小种族隔离是对我们的理智的一种侮辱。这根本不是南非的基本问题。

如果目前的美国政府认为种族隔离制度正在崩溃，博塔总统好象是南非20世纪的林肯，需要我们的支持和谅解的话，那些它就错了。博塔不是林肯，设法给他一种国际尊重的印象，在西欧各国首都热情款待他是一种悲剧性的判断错误。

上述对“建设性接触”政策的解释对它是非常宽洪大量的。如果不把这个束手无策的巨人说成是狡猾的种族隔离政权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跟随者的话，就只能说南非与美国政府进行勾结。安哥拉南部最近的事件使我们看到莱尔曼先生和他的乌合之众正在策划颠覆并背叛安哥拉和南部非洲的其他国家，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考虑美国对我们区域的政策。我们理解，莱尔曼先生得到了里根总统给南非支持的安哥拉匪帮的头子萨文比和他的同伙的一封鼓励信。

美国将作为纳米比亚问题诚实的中间人的作用现在争议很大，这似乎已成了纳米比亚问题的一部分。今年4月18日，南非总理在南非议会讲话时几乎泄露了天机。据报道，他说：

“1984年4月27日，我告诉议会西南非—纳米比亚人民，包括西南民组，不能无限期地等待古巴人从安哥拉撤走的问题的突破。在彻底探索各种途径之后，如果依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前景的话，受目前谈判密切影响的各方显然不得不考虑根据目前的状况，自效地实现国际接受的独立的途径”。

简单地说，古巴在安哥拉的存在是美国所关心的问题，南非只是暂时利用这一问题而已。如果南非能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亲善的政权，南非就会让美国独自去处理联系的问题。这方面的事实就是，当去年安哥拉在这一问题上作出某些重要让步时，南非拒绝了安哥拉的建议，因为南非对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傀儡政权还没有把握。鉴于上述种种理由，现在我们必须正式而又象征性地将纳米比亚独立谈判进程带回它本应讨论的地方——联合国。现在唯一具有法律和道义权威进行斡旋的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其他的方面由于企图将节外问题塞入谈判进程而破坏了自己的信誉。他们成了需要克服的障碍的一部分。

最后，我国代表团正式表示，我们敬佩和赞扬联合国秘书长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而作出的巨大努力，呼吁安理会各成员支持秘书长在纳米比亚问题上行使联合国权威的努力。他需要得到安理会的全力支持。

让安理会明确、毫不含糊地告诉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分子，他们的把戏必须结束了。如果他们继续违抗，安理会应该向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分子显示安理会有决心和政治意愿果敢地采取行动。安理会应给世界树个榜样，首先警告南非，如果纳米比亚问题不能取得进展，安理会准备实行强制性制裁。在安理会议事厅以外，各阶层的普通男女以及立法者和政府已经在努力处理这些问题。他们通过不投资和其他制裁的运动千方百计地给南非政府一个紧迫强烈的警告。安理会不应该辜负这些男女们的诚意，不能出卖纳米比亚的人民。安理会应代表希望，而不是怀疑和绝望的情。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拖到明天就会为时太晚。

主席：我感谢津巴布韦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塞卡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我感谢您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成员让我有机会在讨论当前议程上这一非常重要问题时在安理会发言。

主席先生，我也要真诚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我相信，您杰出的品质、外交技术和经验是安理会胜利履行其使命的保证。多年来，贵国——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反对种族隔离特设委员会和非殖化特别委员会的积极成员。这两个委员会首先考虑的优先问题就是南非政府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的有害结果。

我还要感谢安理会5月份主席、泰国常驻代表甲盛实大使的工作。

多年来，纳米比亚人民成为人们日益严重关注的问题。安全理事会不得不处理的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某些势力企图维持殖民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专制，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准则，无视联合国的决定和世界公众舆论的意志，在南部非洲加剧紧张局势，破坏和平。比勒陀利亚政权延长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践踏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纳米比亚实行军事化，加紧军事、警察和法律镇压及恐怖政策，不断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和矿物资源以及人类资源，在纳米比亚实行种族隔离的非人道政策，从纳米比亚的领土对独立的非洲国家发起侵略、颠覆和破坏活动。

造成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目前局势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它们企图阻挠在那一地区铲除殖民主义、殖民残余和种族主义的努力。比勒陀利亚正是根据帝国主义的战略利益和意图阻挠着国际社会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努力，破坏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一系列决议的执行。它根据美国在南部非洲的战略利益，牵强附会地将毫不相干的古巴国际主义部队撤出安哥拉同纳米比亚独立联系起来。古巴部队是根据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合法政府的邀请在安哥拉同南非政权的侵略和干涉行动进行斗争的。

比勒陀利亚一再抛出新的阴谋，企图维持它在纳米比亚的统治。这一新的一个阴谋就是所谓“内部解决”的单方面计划。这一计划理所应当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拒绝。南非的这一行动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它只是企图使纳米比亚班图斯坦化的一个阴谋。

在这次讨论开始的时候，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和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先生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纳米比亚局势的严重性以及取得一个果断和迅速解决的必要性。他同样指出了阻挠着立即执行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完成联合国计划的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是来自于某些西方国家和以色列从多方面支持比勒陀利亚政权。他们通过毫无信誉的所谓建设性接触政策来进行这种支持，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全球、战略和经济利益。

我们组织在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第435(1978)和第539(1983)号决议中作出了一系列决定，明确规定了结束纳米比亚人民苦难的办法。我们审议联合国对解决世界问题作出的贡献和二十五年前通过的《非殖化宣言》的作用的时候，正是我们组织成立四十周年的日子；在这样的时刻，把这些决定化为行动的必要性就显得更加突出和紧迫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胜利毫无疑问地使得我们都承担了义务，应该找出迅速的办法，防止对纳米比亚人犯下进一步的罪行，确保纳米比亚立即取得独立。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坚决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要求立即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独立，维护包括沃尔维斯湾和纳米比亚沿海岛屿在内的纳米比亚领土完整。我们赞成立即执行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一系列决定。我们拒绝接受任何把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和与之无关的问题或其他任何要求联系在一起企图。我们反对比勒陀利亚企图脱离联合国范围，排斥西南非民组，寻求所谓内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在由西南非民组秘书长托瓦弗先生率领的西南非民组代表团去年3月访问布拉格时，我们声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完全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和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进行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捷克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这一斗争提供坚决和各方面的支持。我们毫不含糊地提倡立即通过有效的措施，包括《宪章》第七章中规定的制裁，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中止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消除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停止在非洲大陆南部进行颠覆性活动。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目前的工作将导致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实现这一目标。

主席：我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客气话。

下位发言者是圭亚那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辛克莱先生（圭亚那）：我国外交部长杰克森阁下向他在不结盟运动内外的同事表示，他对自己无法来纽约参加这些会议深表遗憾。

主席先生，我接下来要感谢你 and 安理会的所有其他成员，感谢你们同意了我们的关于参加这些会议请求。

在纳米比亚问题的历史上，我们组织捍卫纳米比亚人民权益的决心从未受到过目前这样严峻的考验。因为正如秘书长在1985年6月6日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南非最近决定在纳米比亚扶植一个傀儡行政当局，目前纳米比亚问题上存在的困难变得更加复杂了，并出现了新的因素。

我们知道，在这次长时间的辩论中，我国代表团是在很晚的阶段才参加的。这次辩论主要强调和加强了在纳米比亚自由这个问题上已经存在的普遍协商一致。这协商一致意见是有良好基础的。

1966年，大会结束了南非对该领土的委任统治，使联合国为该领土的未来承担了责任。1971年，国际法院在其咨询意见中声明，大会的行动是正确的，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继续存在是非法的，各国义务认识到这种非法性，不要采取任何会意味着承认这种非法存在的行动。同年，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301(1971)号决议，赞成了法院的咨询意见。

我国代表团并不想回顾国际议程上的这个问题，因为3个独立开展活动的联合国机构已经一致、明确和有力地表达了意见。这无疑是纳米比亚问题独特性的一个方面。

然而，尽管这个问题本身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我们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协商一

致的基础。这一协商一致的基础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根据当代国际法，殖民主义代表着剥夺基本的人权和政治自由；殖民占领是非法的，受外国统治和剥削的人民有自决的权利。这一权利早在本组织成立之前就存在了。

在这次辩论中，发言者在谴责和拒绝接受南非在纳米比亚建立的所谓临时政府时，同样重申了第435(1978)号决议的永久性及其立即获得执行的必要性。他们同样强调了国际社会坚决反对把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和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联系起来。纳米比亚人民应该获得自由，因为他们有自由的权利。不应该在行使这一权利问题上附加任何条件。正如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总统阁下所说的那样，安哥拉成为纳米比亚的邻国是偶然的。要求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和要求纳米比亚在苏联部队撤出阿富汗、或越南部队撤出柬埔寨之后获得独立，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把别处问题的解决作为纳米比亚自由的条件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更不道德的。

安理事会的这次辩论也使得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继续统治纳米比亚的人进一步孤立。世界普遍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推行的种族隔离和侵略政策，并确定，该政权的行动严重威胁着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似乎这需要进一步的证实，上个星期比勒陀利亚政权野蛮地袭击博茨瓦纳，侵犯了该领土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袭击是在安理会正讨论纳米比亚问题时发生的。

圭亚那总统林登·福布斯·伯纳姆阁下在给博茨瓦纳总统奎特·K·J·马西尔阁下的电报中说：

“圭亚那政府和人民对南非武装部队野蛮侵犯独立和爱好和平的博茨瓦纳国家并残酷地杀害其首都加贝罗内斯的无辜人民感到震惊。

“圭亚那最强烈地谴责南非对非洲邻国采取的一系列野蛮侵略行动中的最新行动……

“圭亚那政府和人民呼吁所有爱好和平和进步力量一起作出新的努力，以便在所有领域孤立南非并消除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同样，我们敦促那些继续对种族隔离政权提供帮助的国家重新考虑并改变他们与比勒陀利亚的关系。”

圭亚那代表团已经看到了安理会正在审议准备通过的草案，并对此作了认真的研究。我们认为，如果该草案以目前的形式加以通过的话，安理会将显示出连贯性。早在1969年，安理会就决定，如果南非不能在执行安理会各项决议中提供合作的话，安理会将立即开会，以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对必要的步骤作出决定。这是16年前的事。在南非与纳米比亚关系的问题上，安理会只是停留在这一声明上。自那时起，在南非问题上，安理会所做的只不过是妥协，行事含糊以争取时间，推迟作出真正的决定，谋求除采取得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人支持之外可能存在的选择。1985年安理会似乎再一次准备对南非的不合作态度采取什么行动作出决定。

安理会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并给它一种保护感。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责的这一机构以其麻木不仁的态度坚决地抚慰了对南部非洲

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如此严重威胁的政权。

在这次辩论中，安全理事会一直是包括我国代表团在内的一些代表团直言批评的对象。安理会毕竟是一个十分令人注目和重要的机构。此外，安理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明确的义务，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指望它对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局势，特别是对其自己的权威受到蔑视的局势作出可靠的反映。但是当我们审查安理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工作时，保持恰当的眼光和不将安全理事会看作是一个毫无差距的整体是重要和公平的。我冒昧地说，每一年，安全理事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完全支持对南非采取严厉的具体行动。但我们认识到，安理会的速度总是由最慢和最保守的行动者来决定。这就是安理会程序形成的方式。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安全理事会的速度将由那个最不希望看到现状发生变化的常任理事国决定。

或者请允许我用另一种方式来说。原先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秘书处工作的盖莎罗查在《在纳米比亚独立的探求中》一书中写道：

“如果介入成功所必要的支持基础不存在的话，敦促一个国际组织采取某种行动或谴责这个组织无所事是或无能是极其无益的。解决国际冲突的明智的途径必须建立在一种谅解的基础上，即那些主宰着这些机构命运的国家集团的利益和政策强加给国际组织种种限制。”

罗查夫人然后引证了小伊尼斯·克劳德的话：

“（联合国）毕竟是一个工具，象其他工具一样，它有种种可能和限制……主要的问题是：谁掌握着工具，他脑子里想的目标是什么？”

她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结论：

“我认为，国际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并不是如何改变南非政府的态度；而是如何确保改变那些掌握着这一工具的南非主要西方盟国的政策……”

这似乎是真正的问题。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个有159个独立国家组成的组织面对一个成员国的蔑视和傲慢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这既不是《宪章》的文字也不是其精神。南非的态度不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假使南非压迫者和被压迫之间的种族结构与现在截然相反的话，我们也许早已看到，统治者的态度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南非的蔑视和傲慢态度得到某些掌握工具国家的宽容。这并不是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他们的确有选择，但是他们却选择降低对南非的批评调子。

现在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后，人们能作些什么呢？难道我们懒洋洋地坐着等待那些掌握工具的人进行改革吗？我们不应该也不能这样做。圭亚那政府将继续支持南部非洲自由战士的事业。在国际论坛上我们将继续代表他们说话。我国外交部长拉什利·杰克逊阁下5月25日上个星期六在乔治敦庆祝非洲解放日时宣布：

“对我们圭亚那人来说，亚非自由战士的鲜血在我们的血管里流动。去年起，我们开始庆祝存在已有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这种联系，这种庆祝活动将持续4年。他们的斗争一直是我们的斗争，我们的斗争一直是他们的斗争；在不结盟运动和其他地方召开的会议上，我们谋求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统治的共同事业。对在非洲仍未获得自由的人民斗争的义务因而是一个共同的义务。因此，圭亚那人民国民大会、政府和人民对解放运动怀有特殊的感情，历史和文化增强了这种感情……”

在南部非洲剥夺自决和自由在该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生命损失。它不仅危及南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它还危及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那些现在袒护南非的国家应该看到有必要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放弃种族主义政策，并在解放纳米比亚中进行合作，从而避免出现一种从长远观点来看将危害其本身利益的局势。

南部非洲的局势将按其自己的规律发展。在南非内部出现了一些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将自己决定变化的速度。

正如已故的史蒂文·比克所说的：

“席卷非洲的解放之风已经刮到了我们的边界。对于变革的不可避免性是毋庸置疑的了——唯一剩下的问题是“方法”和“时间”。”

我要比史蒂文·比克走得更远：这些风现在已经在南非刮起来了。他们的愤怒不会消失，只会更加强烈。我们已经在目睹这一现象，并已经看到了他所带来的结果。

因此，从生命和人类痛苦的角度来说，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自由的代价的确很高。但是，仍然有可能由安全理事会进行干预，实现和平解决纳米比亚而减少那一代价。其结果是毫无疑问的，也没有人能够防止得了。我国代表团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分享带来那一结果的荣誉。

在本次辩论结束以后，我们的秘书长必须恢复他与南非的接触使命。那一使命本来已经很困难，由于南非的最近行动变得更加困难了。那行动表现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对本组织的藐视。圭亚那赞扬秘书长的耐心和坚定态度。我们充分地相信他，并保证继续支持他。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南斯拉夫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很高兴看到阁下主持安全理事会这次重要的会议，你担任外长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不结盟国家运动的一个成员国。你致力于和平、各国人民和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这无疑将促进我们成功地审议纳米比亚问题。

在本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常驻代表艾莱恩大使充分地表现出他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崇高理想和不结盟国家运动政策的原则。

泰国外长西提空军元帅阁下以及泰国常驻代表甲盛实大使在五月份中干练和明智地指导了安理会的审议。

南非在其盟国的支持下公然阻碍纳米比亚的真正独立之路。在印度新德里四月份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特别部长级会议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这些会议。指导这些部长们的是他们对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反对殖民占领的斗争的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已经连续几代进行那一斗争了。

协调局邀请一些不结盟国家的外长亲自参加这些会议。然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外交事务联邦秘书、里夫·迪斯达利维克阁下由于先前作出的紧急安排不能够亲自参加这些会议，他授权我根据他的指示代表他发言。

南非厚颜无耻地剥夺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自由、独立和自决权。它继续殖民占领、恐怖和剥削，造成了巨大的人类苦难。它奉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公然违反纳米比亚人民的人权。在压力和威胁下，纳米比亚人民不得不在邻国寻求避难。

比勒陀利亚正在征用纳米比亚人加入占领军，从而开始了互相残杀的战斗。他还在征聘雇佣军并加强军事效力。它在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跳板对独立的非洲国家、特别是安哥拉进行侵略和颠覆。

种族隔离政权是对前线国家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永久性威胁。应当采取足够的措施安立即谴责对独立的博茨瓦纳所进行的最新的犯罪行为。

南非和其他国家无视联合国的决定以及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第一号命令，正在掠夺纳米比亚的人类和自然资源。

镇压纳米比亚人民解放斗争的任何企图都是不会成功的。准备为自决和独立而战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他们的决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这就是为什么纳米比亚的斗争和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西南非组织的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和他所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参加安理会的审议。他们的斗争是纳米比亚的现在和未来的中心。对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民组来说，坚持并加强那一斗争是回答南非的两面手法和他拒绝参加政治

解放的唯一道路。我们有责任支持那一斗争。南斯拉夫将继续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援助纳米比亚人民以及他们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

在纳米比亚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外国占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占领的时间越长，纳米比亚卷入集团竞争的危险就更大。纳米比亚问题不是一个东西问题，它是一个自决和独立的问题，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是这个世界组织在过去十年中所取得的重要的成果之一。这应该得到强有力和有效的捍卫，并必须在不再拖延、不加修改和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得到立即执行。

联合国计划不仅仅是辩论的结果，还是谈判的结果。它的目的不是要控制危机，而是要解决危机。它基于各国和各国人民的自决、独立和主权的原則，是和平解决的唯一基础。然而，南非通过越来越多的花招正在阻碍这个计划的执行。有人提出了毫不相干和节外生枝的问题，例如联系，国际社会应拒绝并谴责了这一点。它又正在以傀儡的政治体制为基础来炮制所谓内部解决，最新的一个将人为地在最近几天出笼。毫无疑问，它将被国际社会正确地拒绝。

所有这些只能说明南非企图拖延时间、骑在纳米比亚人民身上、占领一部分安哥拉领土和继续恫吓前线国家。

对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已经谈论了许多但没有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来执行这一计划。七年来，南非一直在企图抛弃这一计划、使人民遗忘它并在不断增长的拖延、各种伎俩和虚伪手段中淹没这一计划。安理会应该阻止这种似乎无边无涯的躲避企图，阻止对联合国意愿的无视和蔑视大会和安理会的决定。

我们感到，安全理事会应该迅速积极的采取行动，执行联合国计划。它不能仅仅限于谴责和呼吁。它应该采取行动方面的决定，能够进一步加强对南非的压力。安全理事会应该为执行该计划制定出时间表，并监督执行其决定和为实现此目的而迅速采取行动。

如果南非继续采取其顽固不化的态度，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此外，所有成员国政府应该在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措施以前采取适当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以便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体育领域里孤立南非。应该继续支持秘书长在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目前情况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活动更为重要了。必须支持执行该委员会的使命。

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应该尽全力来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与自由。这将有助于缓减国际关系的紧张局势和稳定。在对联合国的信任逐渐减少的情况下，这将再一次表明，联合国在解决国际问题中仍然是不可缺少的论坛。

主席：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本人和我的国家所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匈牙利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弗尔代阿克先生（匈牙利）：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您在联合国必须要作出关键决

定的情况下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工作。我相信，您个人的品质和外交才干将有助于本理事会对重要问题的辩论取得成功的结果。

我还要赞赏您的前任泰国常驻代表成功地主持了上月安全理事会的事务。

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安理会成员给我机会参加这次辩论。

在过去几月里，我国代表团一直仔细的注意着南非所发生的事件。自去年9月进行所谓立宪改革以来，这个国家的紧张局势一直在增长。这个种族主义国家的镇压机构对本国大多数人民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和野蛮。结果是出现了更多的屠杀、更多的受害者和更为紧张的局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种族主义国家是在与其自己的人民作战。不久前安全理事会讨论了这一局势。

安理会这次是在讨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行为的另一方面：阻挠对会员国具有约束性的安全理事会决议。但是，比勒陀利亚最近建立临时管理当局的伎俩不仅仅限于阻挠；这一伎俩严重的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第439(1978)号决议。南非无权在有关联合国决议范围之外在纳米比亚采取任何单方面措施。我国政府坚决谴责在纳米比亚通过所谓多党会议而建立起的临时政府，多党会议不过是比勒陀利亚的傀儡，它不代表任何人。

我国代表团仔细研究了秘书长1985年6月6日载于第S/17242号文件中的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的报告。在其报告中，秘书长表明，尽管有拒绝联系问题的安全理事会第539(1983)号决议，南非仍然坚持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出作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先决条件。由于这一顽固立场，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仍然得不到执行。

安全理事会第539(1983)号决议呼吁南非

“向秘书长汇报其选举制度的选择，以便促进立即无条件执行载于安全理

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计划”。(第539(1983)号决议,第8段)。

南非同样无视这一呼吁。

在过去二十年中,比勒陀利亚统治者以足够的事实表明,他们在任何谈判进程中都是不可靠的伙伴。他们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沉迷使得他们不可能接受公平、体面和正义的逻辑。只要他们感到在本理事会还有否决权的保护,他们就不会改变。

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让比勒陀利亚政权遭受安全理事会所采取的决定性和团结一致的行动了。如果南非不遵守决议并继续破坏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话,就应该根据宪章第七章行使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

应该立即使纳米比亚获得自由。最后一个主要殖民领土的独立涉及到联合国建立基础的最基本原则,所有成员国都应该尊重这些原则。

我国代表团和在本安理会上发言的大多数代表团都坚信,如果没有其盟友的支持,首先是美国的支持,比勒陀利亚政权是不会无视联合国决议和国际社会意愿的。所谓建设性接触政策已经带来了灾难性结果,这主要表现在整个南部非洲地区的局势恶化、更多生命的丧失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更加无情的蔑视联合国决议方面。

南非的侵略政策的最新例证就是对博茨瓦纳这个和平的邻国发动的武装入侵。这一武装入侵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它严重地违反了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我国代表团强烈谴责这一野蛮的侵略行径。

我们坚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在继续支持比勒陀利亚。安全理事会现在应当对南非采取决定性地一致行动。不应当向南非发出任何鼓励的信息，这只能进一步拖延执行联合国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除南非之外，所有有关各方都已表现出了灵活的态度，愿意执行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是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可接受的基础。安哥拉政府和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人已经本着诚意和解决问题的真正意愿参加了谈判的进程。我国代表团对它们的建设性的态度表示欣赏。

我也借此机会向纳米比亚人民和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保证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对它们的支持和声援。我国一如既往，将继续以一切手段支持它们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

主席：我感谢匈牙利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刚果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座并发言。

加亚马先生：（刚果）：主席先生，由于我是在安理会的工作进行到目前的阶段才发言，因此，刚果代表团高兴地对你主持联合国的这一重要机构的审议工作的方式表示祝贺和真诚的钦佩。在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是非洲大陆的一个友好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外交使团的团长。这一问题对你和对我们一样，都是十分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你将借此机会发挥你的众所周知的经验和才能，以保证取得成功。

我也向你的前任泰国外交部长阁下和大使阁下表示敬意，他们上个月以杰出的才能指导了理事会的工作，从而对这一机构应得到的一致的尊重作出了贡献。

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至就任以来为解决纳米比亚危机作出

的贡献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我们要感谢秘书长，鼓励他继续工作，以便能够有一天——越早越好——庆祝纳米比亚获得国际主权。在这方面，这一论坛应当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纳米比亚的令人十分感兴趣的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里程碑，我们认为，它们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其中包括今年庆祝1885年在柏林通过的《法案》一百周年纪念，该法案使非洲被 和征服，从而在“强权政治”的背景下使在十六世纪出现的有计划的掠夺非洲大陆的人力和物资资源的进程制度化，其后果一直影响到今天。

刚果人民共和国在几个月之前就柏林会议举行了一次国际讨论会，从而强调了从这个纪念活动中可以吸取多少能够帮助人们认清目前局势的教训。

我国代表团之所以强调这一百周年的纪念是因为对当时被称为西南非洲所造成的直接影响。

正是这样，在德意志帝国的首都决定了该领土的命运，对纳米比亚执行的殖民主义措施是可以想象到的这一野蛮的措施之一。

这一措施简言之就是对当地的人民，特别是赫洛罗人和奥万姆波斯人的屠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成千上万的人在极短的时间内遭到屠杀，而这仅仅是为了给移民制造空间，开发那个国家的畜牧业、矿业和其他资源。

在世界其他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使那些痛苦的人民尝到了自由，但纳米比亚人民却不是如此，它们从查利博德的统治下转到了西拉的统治下，从欧洲帝国血迹斑斑的手里转到了一伙被在南非扶植起来的顽固分子手里，这些顽固分子决心要维护自己主要的力量，蔑视的态度和残酷的做法。

其他的一切都记载在史历上了。尽管在今年要庆祝《联合国宪章》——它标志着世界迎来了新的国际秩序——签订40周年，尽管自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民独立宣言》以来以过去了25年时间，纳米比亚人民仍然在旧秩序的黑暗时代

呻吟。同邻近的生活在种族隔离政权下的南非人民一样，纳米比亚人民正深受执行纳粹的原则和秩序之害，这些原则和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标志，众所周知，它们已在纽伦堡审讯中遭到了谴责。

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做法，违反国际法的准则和原则，不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定，今天，这些已成为南非有意识维持的局面所具有的标志和特征。

在殖民化一百年之后，我们仍然在对一个人民获得自决和自由而争论不休。纳米比亚问题自联合国建立以来就一直列在大会的议程之中，但这一事实显然并没有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造成重要的影响。在《联合国宪章》通过40周年之际，这应当提醒所有成员国，有必要使我们的组织恢复最初的精神，从而使其能够象《宪章》的前言所说的一样，再次为联合国的人民服务，而不是照目前这种仅仅反应出少数人的自私利益的做法行事。

事实上，从法律上说，联合国在通过载于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纳米比亚解决计划时，完全能向它在决定终止南非对南非的委任统治，指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为该领土的合法机构是一样，采取同样的行动。

这里缺少的就是行动。这方面的障碍已经找出。南非无疑是主要障碍；但是比勒陀利亚并不是唯一的障碍。当南非的主要支持者西方各国在一个成员的要求下把贯彻独立计划与联合国的一个主权的会员国安哥拉的内部事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南非就搁置了贯彻独立计划。

然而，在讨论这一问题的当前阶段，联合国只能确保独立计划得到贯彻。许多纳米比亚人包括在卡辛加的男女老少牺牲了生命，他们通过自己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作出了许多让步，他们得到保证接触小组致力于促进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现在再向他们强加别的东西将是对他们的一种可耻背叛。

我们感到，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愿望以及他们所作的重大牺牲，需要使我们真正回到第435(1978)号决议的文字与精神。因此，我们呼吁那些已经承

认它们对比勒陀利亚政府有所影响的国家不要輕易地寻找托辞，与国际一致意见分道扬镳。我们也感谢西方接触小组的成员，条件是这一小组仍然存在，坦率地说，它们没有参与可能使他们更深地卷入与南非政权可鄙的妥协阴谋之中。

最近在安哥拉北部和卡宾达南非所表现的强盗行径暴露了种族隔离政权狂妄的蔑视国际舆论，同时却依赖着一些认为它的这些行径是为了追击敌人的人们的善意的谅解。为了他们的事业的需要，南非和东西冲突的战略家们不仅没有在种族隔离制度本身寻找真正的根源，却准备在外部制造出假想的敌人，而种族隔离政权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永久威胁。

所有这些事实只能进一步严惩诸如决定把所谓的内部管理强加给纳米比亚之类的虚张声势的决定，而这种行政管理与作出这一决定的占领当局一样没有民主基础或法律承认。

这种局势继续下去必然进一步危及已经受到威胁的未来的形式，因为仇恨不断升级。但是，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布拉柴维尔会议最后文件所承认的那样，如果说柏林会议播下了分裂与动乱的种子的话，当代人的责任就是要重建团结与谅解，避免非正义的现状继续维持下去；因为，从被种族隔离政权统治的非洲大陆南部可以看出，我们模仿看到积极的妥协姿态。比勒陀利亚蔑视联合国与整个世界的侵略行径直接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上星期五对博茨瓦纳的无端进攻造成了十一个人的死亡，许多人受伤和财产遭破坏，其破坏程度还未得到充分估价。而这一事件发生的时候，安全理事会正在举行讨论这一形势的会议——南非在这方面的责任是很清楚的，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比勒陀利亚的所谓善意。众所周知，这次行动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特别是因为比勒陀利亚如果认为它能够免受任何治裁的话。不管它是象在安哥拉的卡宾达省那样使用秘密手段还是扔掉伪装就象在哈博罗内那样公开进攻别国，南非的行为一贯如此——它从未促进和平。

现在有着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治裁的条件。安全理事会现在只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实施治裁将使种族隔离政权获得一种得到尊重的标记，使得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主要责任的机构毫无意义，从而使世界陷于混乱与不安全之中。

因此，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正在说服国际社会增加对西南非人民组织各方面的援助，以使人民能够进行斗争，直至取得最后必定到来的胜利——战胜殖民主义与压迫。

刚果人民共和国一直支持加强纳米比亚人民通过自己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进行斗争的能力。这实际上是有关纳米比亚和加强国际努力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另一次会议的根本建议和结论之一。那次会议上个月也在刚果举行。这次会议的与会者清楚地表明，“纳米比亚是殖民主义的一个极端例子，其特征是压迫、剥削和残酷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这是因为南非政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从这些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联合国成员国的绝大多数一贯致力于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理想——这一理想得到联合国所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在通过《宪章》第四十周年的时候，应该确保最后使这一理想普遍化，以实现不结盟国家的愿望，这些国家在新德里举行的最近一次协调局特别会议上决定要求召开这一系列安全理事会会议。

我借此机会祝贺参加安理会工作并对这一机构施加了特别影响的各位外交部长。

黄嘉华先生（中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中国代表团已经作了发言。现在，我想就南非入侵博茨瓦纳的事件讲一讲中国的立场。

正当安全理事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声讨南非继续非法地占领纳米比亚和不断地破坏邻国安全的时候，南非当局竟然又对博茨瓦纳发动了新的入侵。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博茨瓦纳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而且是对国际社会的公然挑衅。中国

政府和人民对南非的侵略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对博茨瓦纳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援。

为此，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于15日发表讲话，全文如下：

“6月14日凌晨，南非军队悍然入侵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打死12人，打伤多人，并且毁坏了一些房屋和汽车。这是南非当局对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明目张胆的侵犯，也是对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公然挑衅。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

“南非当局对博茨瓦纳的袭击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事实一再地证明，南非当局顽固地坚持破坏邻国的稳定和种族主义的政策，是南部非洲局势动荡不安的根源。南非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只会激起非洲国家和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和更大的义愤。

“博茨瓦纳、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非洲前线国家反对种族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得到了全世界所有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定地站在非洲国家和人民一边，坚决地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

主席：谢谢中国代表。

时间已经不早，我想现在散会。安理会继续审议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将于今天下午3时30分开始。

下午1时零5分散会。